

弘道錄

經三

仁

君臣之仁

唐書食貨志曰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

經三

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

錄曰唐之太宗未可班於古之帝王也而錄之以賢者不能無遺憾也董仲舒常建

議曰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苦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時武帝方興功利竟不能用哀帝時師丹復言累世

承平豪富吏民貳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時貴近未便亦不行也乃俾王莽假王田之名增亂長禍則何益哉晉武平吳之後雖有占田七十畝之制未幾五胡之亂至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

之法齊周隋因之嗚呼孰憶大漢四百餘年之間大賢建議屢言而不足而區區六朝之際李安世一言而有餘逮於有唐毅然行之愚安能已於躍然之喜耶

唐制度因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

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下六為中一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

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簿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高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

經三

二

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鄉田有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

錄曰此唐授田之法也蓋自五胡雲擾之後民之耕農者無幾後魏因之各以露田授民露田者荒田無主不栽樹者也諸奈田不在所授之限奈田者民之永業所常治者也唐世因之遂有世業口分之分意

者其初亦非公收在官而授無田之民祇因奈田不在所授之限者而名為世業因露田原授於民者而良為口分不然若世業既官為樹以桑棗所宜之本何以仍得買賣口分既隨其老幼之差殊口力之象

寡鄉田之寬狹而官為收授之然則但令食其所出不令擅其所有何以又得并賣之乎古之立法最禁徒鬻王制曰井里不鬻孟子曰死徙無出鄉今令庶人各地遷移自狹鄉徙寬鄉又得并賣其口分田惟

經三

三

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如此則民安得不徙之又安得不亡之又安得所收之田而以授人乎此皆施行矛盾不知作史者之悞耶抑為政之悞耶夫自秦而下千四百有餘年之間而能行授田之法者自唐伊

始固足以見其難矣而其制不能無可疑
至永徽以後始禁民不得買賣者還地
而罰之抑後矣無惑乎兼并之如故也

凡授田者丁歲輸練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
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絕二丈布加五之

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
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
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
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
十日

錄曰此唐徵科之數也所以謂租庸調者
以人丁為本而調之云者猶其曰調停之
調蓋以土產各有所宜如絹綾絕隨宜賦
其一丈非謂各二丈為六丈也布麻亦然
今志歲輸絹二匹綾絕各二丈布加五之

一綿三兩麻三斤非桑鄉則輸銀十四兩
疑此反重於常筭矣觀者要當以通典及
會要所載為正會要丁隨鄉所出歲輸絹
綾綾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者
麻三斤以為調

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
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
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
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博
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稅課後

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
馬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
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
陞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
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

先奏而歛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眾知之水
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蠶者免其調
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亡者諸役皆免
錄曰此唐蠲復之政也自王公以至於庶
人皆有品節限量使其子孫能世守之何

以不能久致太平乎奈何不旋踵而失之
也故愚嘗謂漢子孫能守三十稅一之法
而其祖宗不能創什一中正之規唐祖宗
能設科條禁令之目而其子孫不能存節
用愛民之心均之無能及於三代也

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
考如增戶法失勸道者以減戶論配

錄曰此唐殿最之法也使京官五品以上
各舉守令一人是重之於始也考課以鰥
寡少者進失勸導者退是重之於終也究

其著實舉行莫者諸州刺史奈何自貞觀
以來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
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帝雖銳意於治其
能身率天下乎此唐之良吏所以不若漢
世之多也

租以歛獲早晚險易遠近為差用調輸以八
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檠量州
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
五十疋異物滋味狗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
加配則以代租賦

錄曰此唐轉輸之政也至兩稅而後夏輸
六月秋輸十一月此政廢矣是時太宗方
銳意於民絕嗜禁慾黷所玩好且未舉封
禪征伐之事故州府歲市所貢視絹之上
下無過五十疋有加配則以代租賦此何

等氣象也貞觀以後漸不如矣

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徒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賦稅二分粟麥秬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歛

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於五斗為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貨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錄曰此唐救荒之政也太宗方重守令之選刺史縣令皆得其人故以社倉則足以賑以義倉則足以給以常平倉則足以儲

無守令之賢欲自王公以下計墾田而歛

之則增一禁厲矣此又為上者所當知也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歲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費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

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

上之即位也常與群臣語及教化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又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

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不以為然上卒從徵言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東至于海南至五領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費糧取給于道路焉

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其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錄曰易之大過曰棟撓利有攸往亨九二曰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夫太宗真有大過人之資而鮮天德王道以為

之本棟之撓也楊之枯也幸而貞觀之治

又得房杜王魏諸賢以為之輔老夫得其女妻也故雖有棟撓枯楊之象而亦有亨道焉有利道焉君子故不之拒也

宋紀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

哲明孝皇帝天性仁孝寬裕喜愠不形於色初封壽春郡王講學于資善堂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丁卯冊為皇太子

錄曰自史冊以來數千百年未有直諫為

仁者帝可謂僅見矣故以徽號存其大畧將以為君人者致意焉夫蒙以養正聖功也方是時帝之至性渾然正人皆可以為堯舜之時開資善堂以講學養之於正不以私冒干之乃作聖之功用而宋朝家法

過漢唐者也

以參知政事李迪為太子賓客

遵堯錄曰李迪等常侍燕東宮見帝容止端莊雖優戲在前亦不甚顧他日因奏事言之真宗曰平時居內中亦未嘗妄言笑

也錄曰迪之風烈頗聞而辭太傅不已過乎

夫公孤以輔佐天子師保以儲養東宮亘古以來之成法初不因太宗之時立而有不立而無也自宋專任宰相天子無公孤

以詔左右則太子無師保以相前後矣此其立法不如成周者也

四年詔太傅監國五日一開資善堂太子秉笏南面立輔臣參決諸司事聽其議論謂之曰但盡公道則善矣

經三

錄曰帝之於已也不妄言笑於人也務盡公道此何等粹白也蒙之九五曰童蒙吉其斯帝之謂乎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遺詔太子即皇帝位

錄曰是時帝年十三如龍之方蛻未就雲

雨也如麟之方趾未就踐履也故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豈非以其施之未達性之未固哉苟有如伊尹周公以輔之於外太姒邑姜以成之於內則太甲成王尚有慙德不足媿矣惜乎劉后專制

于內丁謂之徒交結于外苟不得王曾正色立朝倚以為重烏能成九二志應之功哉觀聖人作易之意則知仁宗初政之所以分矣

明道元年詔曰朕猥以眇躬纂於洪緒既絕

畋遊之好又無臺榭之營十載于茲未嘗暇敢不意掖庭之內火禁非嚴一夕延燔徧於八殿緬思降傲逸省循其今內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母有所隱副朕意焉

錄曰帝時春秋鼎盛未有失德而所稱絕

經三

九

遊畋之好乏臺榭之營又非空言則天灾何由致乎夫掖庭房闈之地八殿老陰之數章獻之稱制將謝矣此其除舊布新之先見者歟

一年三月帝始親政罷脩創寺觀裁抑僥倖

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

錄曰仁之親政與哲之親政大不侔也仁之親政罷脩寺觀哲之親政創脩新法仁之親政裁抑僥倖哲之親政召用凶邪故

一則中外大悅一則忠良喪氣得失之分較然見矣

先是皇太后劉氏稱制晚年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錄曰以母后臨朝而宦官竊勢此何等時

也范祖禹所謂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帝之盛德可以訾歎嗚呼一黜羅崇勳而中外拭目咸瞻盛德一召劉瑗等而人情洵洵已蹈

覆亡萬世之下初政之君不可以不察也帝見章聖東封西祀及脩玉清昭應景靈土木之役極天下之巧過為奢侈謂輔臣曰此雖太平盛事然亦過度當時執政大臣不得不任其責呂夷簡曰府庫一空至今不克實

者職此之由帝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錄曰此帝之所以罷脩建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釋之者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於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先儒恐其失旨而以有過之舉既往之愆為咎故剖折

經三

十

而言夫東封西祀土木興作不過廢天下之財若乃青苗免役剋剋慙將以失天下之心諉於安石猶可言也篤於君親不可言也其知者以為繼還不知者以為擅改然不知祗皆彰親之過而與充蓋前愆

者大不侔矣嗚呼此宣仁祀飯之頃異於
童獻撤籩之日也歟

初太平日久仕進者皆依托權要以希進用
奔競成風仁宗嘗謂輔臣曰比來臣寮請對
其欲進者多求退者少何也王曾曰七人食

廉繁時之用舍惟朝廷抑奔競崇靜退則庶
幾有難進之風帝然之

錄曰此帝之所以抑僥倖也夫僥倖之人
行險者也其始也依阿取容諂諂面諛無
所不為其終也吮癰紙痔逢君之惡同所

不至故人君必深惡而痛絕之然非至公
以存心至明以燭物未有不以小廉信其
大節而假以欲退之意遂其躁進之心故
曰清心知人又曰知人則哲關一不可

景祐二年王曾同平章事曾性資端厚在朝

廷進止皆有常廢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
私進退十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常問曰明揚
士類宰相之任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徐應之
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然將誰歸仲淹服
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

正色危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
覷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

錄曰自此以後可以見當時君臣之氣象
矣夫嘗褒然稱許為大臣者也則其於士
不猶造化之於物乎其心必欲人人而盡

其才然亦有或不能盡者惟反之至公至
誠在我無愧而已若孜孜以效用為恩舍
置為怨則大臣者日益不足哉故曰斷斷
兮無他技若呂許公未免有憚於此此其
收恩避怨與危言正色之所以不同也

慶曆元年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大赦曰西
方用師帝為肝食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
猶天地父母也豈與大豕豺狼較乎願因郊
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
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

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錄曰蒙正亟稱夷簡有宰相之材其此之
謂乎夫仁者必有勇此西事之當競也然
而君子不之競者豈徒廣人自新之路哉
出則無敵國外患國道亡其諸引咎示信

之微意歟

時童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杜
衍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
官夏竦既罷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
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

經三

士

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門闈大聲颯颯搖
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初聞皇帝盛然言
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
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昌
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惟汝

仲淹汝誠予察為予司諫正予門闈為予京
兆聖子纔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過六月酷日
大冬積雪汝寒汝暑汝不告予予晚得弼予
心弼悅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彘弼自
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契丹忘義敢侮大

國弼將予命不畏不怯沙磧萬里死生一節
視弼之虜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惟
仲淹弼一變一契曰衍汝來汝子黃髮事予
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弓率履弗越遂長樞
府兵政無蹶予不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

其人渾樸可屬大事敦厚如鼓以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輾轍言論礫硠忠誠特達萬里歸來剛氣不折素相之後舍忠履紫晉為御史幾叩予榻衰雖小官名聞于微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慈與脩儔足皇

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魅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錄曰當時有傳慶曆盛德詩於蜀中者其人欲識之雖然豈惟當時今人誰不欲識之執執政諫官國之元氣朝之命脉也帝

有包荒之德而諸賢又能奮其剛斷之勇此正泰之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

志同者宜乎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矣然所謂朋亡者何也夫君

子之同道美矣小人豈能忘情既已交童論罷而又形之詩章亦已甚矣故有石介之頌而必有文奴之書有如茅之作而必有似葉之嘆此介禍之所由始亦黨論之所由興也聖人之垂戒深哉

五月戊子兩輔臣稱賀帝曰天又不雨將害

民田朕每焚香上禱於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而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稿苗可救也比欲下詔罪已徹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文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

錄曰夫祈禱古人之所不廢至有以身代犧牲者以蝗吞口中者何以槩乎未之錄也曰此崇飾虛文之謂也古者一德格天而後有六事自責苟無其實而下詔罪已徹樂減膳則亦徒然而已此帝所以不若

精心密禱之為佳也

范仲淹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教問當世事又為之開天童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

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用之

錄曰文正之立心以老成忠厚為主先憂後樂為事此其人品之高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仁宗之銳意以得賢安民為寶積

梓朕兆為末此其治化之盛如日升月恒不可量也夫漢文一問天下錢穀決獄幾何乎勃不能答而遂已而况開天童閣以延之入給筆劄以誘之言乎如此而不皇恐者鮮矣然而不如古者臯陶曰允迪厥

德謨明弼諧帝之延問有餘而言蹈不足是以謨雖訐而命未定意雖銳而功未成比後世之恒患而堯舜終不可及也

時二府合班奏事韓琦為樞密副使雖事屬中書亦必盡言或指其過失同列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壯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

充食帝嘉納之又陳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洛都

寔是計伐之計

錄曰傳稱惟仁者能盡言琦不遇帝安能獨識之哉是故治平之末琦嘗盡言矣神宗漫然不應應寧之初亦嘗盡言矣非

惟終以為疑至條折其不然刊石訟之天下嗚呼同是一琦也前無侵官賣直之名後有彰播流傳之責且其陳力之不同我受與不受之間而已矣故觀神宗之過可以知仁宗之仁也

皇祐二年夏六月詔州郡自今勿得獻瑞物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何足尚哉免孝標罪戒天下勿獻

錄曰漢文帝宋仁宗未可以優劣也何以

進垣平免孝標之不同也孔子謂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皆未能入聖人之室者是故漢文帝却之却之留於他岐然而不為也非不能也宋仁宗思之思之殆于不勉然而不能也非不為也此

君之所以分也

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監既立法矣猶未下翰林學士張方平言於帝曰河北再權盟何也帝驚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監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

訴願以塩課均之兩稅塩錢是也豈非再權乎帝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詔雖未下民已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逆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

上恩且刻詔書北京過其下者稽首流涕

錄曰仁宗之世所以事必可稱者以德意存乎其間也故一聞人之議始而驚中而悟終乃立罷而後已焉視彼說而不釋從不改者相去何天淵乎此其德足以感動

人心而報之者無所不用其極也

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爾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人民財非所惜也拱辰曰財非出於民邪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

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求知親則如何仁宗淵然色動曰苟利社稷朕亦何愛一女邪拱辰言塞遽曰臣不知

陛下屈已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而去

錄曰愚觀王拱辰之言即欽若孤注之說也非惟浸潤之不行且雖屈已而無憾帝至是真如天之無不覆也地之無不載也

以為堯舜之主誠哉是言矣

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曰惟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免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與彥博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曰隆之以虛礼不若推之以

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諧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而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

古之命相或得諸夢下今朕用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錄曰本朝置相豈盡殉於宦官官妾哉然而仁宗之世紛紛皆君子而李迪王曾范仲淹文彥博富弼韓琦尤所著聞推原其

故正以公天下之情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豈惟賢於夢卜實可傳於後世故錄漢文之仁者存其言錄宋帝之仁者存其相嗚呼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初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

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嘔散處其人以便新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每五日趣遣人持酒肉飯餼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

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千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粥。

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

又益利路飢韓琦為體量安撫使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克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

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萬餘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食殘不職吏能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饋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復知楊

州徙定州兼安撫使賑活飢民數百萬筆書

褒激鄰道視以為準。

錄曰以帝之憂民而弼與琦盡心荒政譬則萬華之國而值製錦者體裁之工也良王之肆而遇善治者追琢之美也天非不。

欲常照也流行之度難保其無寒特吾有以禦之則恒溫矣民非不欲常飽也適逢之數未必其無飢賴吾有以處之則無患矣雖然粥所活五千餘萬人而琦所活亦數百萬苟非真心實意視民之溺猶已溺。

之視民之飢猶已飢之至誠感動於上下公私之間焉能人人盡如已哉嗚呼法可傳而心不可傳能盡心於無我則能盡心於二公之政矣。

嘉祐八年春三月辛未帝崩遺制下日雖深

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

錄曰中庸曰故大德必德其位必德其祿必得其名必德其壽帝真難得者矣蓋位人可得也必若幼冲踐祚昇盛當乾以至於四十二年之久此不可必也祿人可得

也必若泮渙爾游優爾游休以至於歌舞太平之盛此不可必也名人可得也必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至於康定慶曆之際此不可必也壽人可得也必若深山窮谷如喪考妣以至於奔走悲號之極此不可必也斯帝之所以為仁宗也。

史臣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跪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惟衾衲多用繪

純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嘗活千餘人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

丹渝盟增以歲弊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情而任事殘刻之人刑法似縱馳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

經三

千

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新安胡氏曰當仁宗時或有獻蛤蚧二十八枚枚千錢帝曰一下筋費千錢吾不堪也止使言高麗職貢疎欲加兵帝曰此只王子罪今加兵且屠戮百姓卒寢兵京師疫出通天犀療治或請留供服御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執蘇轍對策言過直或請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值斯道尤為盛矣經廷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意若帝者存心致治粹乎無以議矣

錄曰或問曰帝誠無愧於為君矣然於古之帝王可以匹休乎曰未也獨不觀孔子之告哀公平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帝之天資粹美而郭后之慙德實聖學之不純雖以諸賢在朝無能改於其德則以仁柔有餘剛斷不足未免趙宋之主而已故曰惟精惟一又曰惟幾惟康此從古辟王之法

經三

主

五倫書

仁宗昭皇帝天稟純明孝友之行出於天性在儲位二十年深明人君之道暨嗣位勵精圖治推誠任人每曰為人君止於仁耳故弘施霈澤悉罷科買已逋責詢民隱急農事瘼舊勞舉墜典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日以恤人為務

錄曰自宋至今又五百餘年之間直謚仁宗者一再見焉 鴻名懿號由百世之後孝子 神孫視之豈不美哉

皇明名臣言行錄

孝宗敬皇帝登 大寶一十八載每存心於天下嘗召問尚書劉大夏曰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大夏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

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都御史戴珊懇辭老病今論 旨曰說與戴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

錄曰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

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嗚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斯言若為我

孝皇頌也 明興百五十餘年天之成命列聖既受之矣

孝皇繼之實能不敢康寧至於基命宥密緝熙單心尤為親切蓋

孝皇之德深沉而不露淵靜而有本夙夜積累以承藉天命而身望太平是真能繼續

光明 二祖四宗之鴻業而盡其心故至今天下安靖而保億萬年之休也使天假之

經三

主

以年何古之帝王不可及哉

時戶部郎中李夢陽嘗建言以指斥政事之非孝皇怒下之獄比具詞以謝有 旨令復職他日劉大夏奏事畢 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首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李夢陽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掛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

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復頓首曰陛下此行此一事竟舜之仁也

嘗因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寇為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斃于獄

孝皇大怒親鞠于廷欲置一貫重辟時刑部尚書閔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既忤 旨猶力諍曰法如是足也遂問劉大夏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云舜為天子臯陶

為士瞽瞍殺人惟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亦如是 上頷之明日 旨下一貫罪止免官又一日召劉大夏論時政且及當時人才孝皇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對曰誠如 聖諭後大夏以告鄉人胥員外文

相曰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得大事予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錄曰凡此皆我

孝皇誠心密意迥出近代帝王萬萬者恨微臣踴踏海隅無由博觀 國史盡天高地

厚之仁而區區見于諸臣言行錄者如此故並錄以終焉

弘道錄終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弘道錄

經四

仁

父子之仁

堯典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錄曰此稽古史臣第一義也夫孝為萬善

之原仁之本務也以堯舜之大聖行禪授

之大事不過曰克諧以孝而已然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

人晚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于於大舜見之矣